

蘭

汀

存

藁

蘭汀存藁卷之四

梁有譽

七言律

燕京感懷

周室翦基橫地軸漢家開業扼河源梯航萬國
龍圖壯禮樂千年鳳展尊白玉殿中芝正茂黃
金臺下艸初繁周南未用嗟留滯故國風烟欲
愴魂

東風旭日轉觚稜極目神州紫翠升北海波濤

三島近西山樓閣五雲凝牙璋鐵戟迷秦壘玉
勒金羈出漢陵督漢廣陽俱莫問暮天回首壯
懷興

山翠成圍連積石河流如帶接崆峒北巡終協
成龍瑞南幸曾看飲馬功綵仗參差垂象外烟
花繚繞畫圖中獨憐旅食真何補帝苑風光自
鬱葱

塵塞戈鋌血未乾龍庭烽火報長安擬擒

先開幕欲拜嫖姚更築壇青海月明胡馬動黃

榆風急。皂鵬寒林。官羽騎多如雨。夜夜旄頭倚
劍看。

躍馬却憐當日事。聞雞忽憶十年時。思親夢逐
看花劇。去國情添折柳悲。天遠更爲招隱賦。路
危空詠卜居辭。上林春色應無限。誰遣江湖憶
釣絲。

仄步眺望

殘虹慘淡已黃昏。江上烟波獨愴魂。京口樹濃
藏雨氣。海門風急長潮痕。西來暮色連三楚。北

望浮雲隔沈闈。正值旗亭須買醉。憂時懷土不
堪論。

揚州悼隋離宮

李花歌罷益淒其。正是迷樓縱樂時。夜月遼魂
哀鐵騎。春風淮柳拂鸞旗。斗邊蛇起妖誰識。帳
裏鵬來事可悲。千載故基何處覓。杜鵑啼上野
棠枝。

藻井雕甍駐綵霞。錦帆一去已無家。淒涼夜月
樓前舞。零落春風仗外花。殘堯繞原碑臥草。夕

陽依。岍柳藏鴉。可憐河水滔滔逝。不識人間有
歲華。

吳宮

月墮平湖漫不流。烟波何處可消愁。千年人傍
要離塚。百頃誰尋范蠡舟。廊上悲風聞響屐。堂
前清宴憶傳籌。竹枝似寫當年恨。聲起吳江葉
葉秋。

姑蘇懷古

看山幾日到吳中。遊客登臨感慨同。金虎跡荒

靈氣滅。冰犀軍散。霸圖空。春歸茂苑。鳥啼月。花落橫塘。蝶怨風。誰識倦遊心。獨苦扁舟長憶五湖東。

秋日遊蒲澗贈丁戊山人

紫巖曲曲隱晴天。萬壑涼生珠箔前。訪古時扳偃蹇樹。談虛獨飲清泠泉。跡緣遁世尋三秀。心爲逃名得四禪。一自白鸞飛去後。到來應是幾千年。

澗道秋生松桂風。泉聲飛下綠雲中。何時天外

招黃鵠此日巖前看白虹
露濕野壇丹井合苔
昏荒徑菊湖空興來負笈歸何處
五嶽迢遙路
不窮

心遠亭探梅得陽字

招攜欣過水雲鄉
祗爲尋芳興倍長
偶傍池中
微見影忽從林裏暗
聞香菟園飄處隨殘雪
漢苑開時帶夕陽
羨爾浮丘山畔宅
歲寒千樹得
徜徉

粵洲草堂泛舟得明字

蕩漾金塘霽色明。蓼花風起木蘭輕。共懸霄漢
乘槎興。忽動江湖擊楫情。載酒客來鳧雁起。采
芳人去芰荷平。就中更有悠然思。滿壑寒林作
水聲。

出郭小園

澹澹波光漠漠天。汀蒲沙柳故依然。驅馳未卜
宜瓜地。貧病猶營種秫田。杜宇聲殘花似雪。鷓
鴒啼急雨如烟。朋遊共棄嵇生懶。誰棹江湖載
酒船。

新水斜通浴鷺洲。蒼蒼孤嶼鏡中浮。黃花未綻
江南景。紫蠚先成水國秋。舊路忽驚芳艸合。高
臺獨上暮雲稠。郊居豈爲棲遲許。堪笑人間沈
隱侯。

漢宮詞

雲匝蓬萊迎玉輦。星連閣道閃朱旗。仙娥引燭
祈年夜。丙使催詞禮斗時。赤雁新傳三殿曲。青
鸞多集萬年枝。盡官別有歡娛處。春色人間總
未知。

聞邊報

朔氣飛霜塞艸凋。胡兒飲馬夜過遼。陣臨古戍
多探騎。獵近平原見射鵬。空聞蒲壘爲秦地。漫
說莎車屬漢朝。遂使遐方疲戰伐。將軍誰是霍
嫖姚。

夜宿清遠江口

短棹依依繫晚風。壯懷離思浩無窮。荒邛夜急
菰蒲雨。遠戍秋悲鼓角風。白雁影斜江樹暗。青
猿聲斷嶺雲空。更堪處處征輸急。深籌休論戰

伐功

題隱居圖

結茅栽樹倚巖幽。避跡甘從麋鹿遊。屋外青山
通短逕。門前修竹蔭寒流。看雲時隱烏皮几。對
客閒披鶴氅裘。可是淮南招隱地。西風蕭瑟桂
叢秋。

寄丁戊山人二首

遙憶翛然鸞鶴姿。暫來倏去本無期。曹溪此日
應傳偈。衡嶽何人共采芝。堪歎尚平辭累早。誰

言弘景住山遲他年紫氣朱陵畔知爾初成玉液時

昔從蕭寺接風流把酒相看賦遠遊海上十年還浪迹山中一別復驚秋野烟細繞盧巖杖夜雪難乘剡曲舟空寄詩篇慰岑寂知君心爲白雲留

厓門弔古三首

殺氣空濛下赤霄胡塵捲地翠華遙舟膠楚澤誰來問魂溺湘潭詎可招淚血歲添厓上蘚靈

風暮湧海邊潮。獨憐島樹猶含恨。不待秋來却
盡凋。

誰悟當年謾已真。汴杭回首總成塵。憤無勾踐
三千士。死恨田橫五百人。海上乾坤春夢短。厓
前風雨客愁新。貞魂若作啼鶻去。葛嶺山頭哭
萬巡。

鍊石銜沙昔日心。千年猶爲一沾襟。朔方駿沒
金甌缺。滄海龍歸玉璽沉。雲斷野烏翻夕照。雨
餘芳樹鎖秋陰。風光不似西湖景。空使英雄感

慨深

棣華堂雅集

蓬屏散帙渾忘暑竹塲相期迥絕凡雨過榻陰
團曲徑風來桂子落幽巖泉聲入戶嵐屏潤岫
影當窓紫塞銜瀟灑不知歸路晚繞山涼籟起
風杉

瑤石山房夜話

窓外烏啼黃葉墮井邊虫響綠蕪寒石床雲滿
無人掃山笥書成只獨看伏櫪漫慙千里志集

林猶羨一枝安。空將瑤草傷遲暮。江海冥冥歎
羽翰。

竹塢蕭條夜漏遲。更堪剪燭話幽期。葉聲四起
催山雨。瀾溜斜分到石池。松菊喜逢三徑日。風
塵憶共五陵時。凭闌莫奏招商曲。零落芙蓉越
水湄。

無題次唐人韻

歡承恩寵冠椒風。醉倚金屏玉殿東。吟罷却愁
鸚鵡聽書成。還藉紫鸞通霧縠。拖蟬鬢勻新綠。花

拂鴛裾落膩紅獨有羅敷矜艷色采桑南陌歎
飄蓬

朱央前殿按歌來花外輕車殷夕雷豹尾喜隨
芸閣度雁燈深照竹宮迴諫因方朔恢諧得賦
捷枚皋扈從才一曲霓裳千歲樂粉香飛作茂
陵灰

桐廬道中

日暮烟嵐路欲迷山櫻落盡見廳啼林藏宿雨
諸溪長。峽東長江萬木低。野老移家依碧嶂松

門無路訪丹梯。漂零却憶當年事。一曲勞歌越
水西。

登城上樓

木落城頭風怒號。百年形勝自周遭。碧窓日曉
滄溟濶。畫戟雲開象緯高。目斷層霄無雁字。夢
淹南國有漁舸。登臨一笑成。今昔彈劔酣歌媿
爾曹。

庚戌八月虜變

白艸蕭蕭大野間。單于獵火照秋山。坐令鳴鏑

侵周甸。不見封泥守漢關。郡邑瘡痍嗟正苦。邊
庭供餉轉多艱。九重已命嫖姚將。爲報蒼生一
解顏。

胡騎朝驅度黑河。射鵬還傍帝城過。四郊此日
慚多壘。三輔何時遂息戈。出塞衛青猶荷戟。從
戎魏絳漫論和。漢家會見平胡績。願聽田中橫
吹歌。

朝中候旨呈同事諸公

曉望銅龍闕。曙輝曳裾趨候掖。垣扉西山雲霧

開黃向北闕星辰護紫微地迥遙瞻天仗肅時
平驚說羽書飛腐儒通籍慙何補擬獻甘泉願
轉違

送莫祠部督學貴州

獻歲星軺出漢京南中鳥道入雲平遙經遷史
浮湘處肯讓文翁化蜀名戀闕夢懸春署日登
高詩滿夜郎城莫嗟萬里風烟遠攬轡應憐報
主情

送同年施欽甫宰蕭山二首

施與余
同座主

羨君墨綬去翩翩
茂邑風流此日傳
綠樹人家漁浦外
白雲官舍鳳山前
琴彈單父庭稀訟
花發河陽賦幾篇
共是鄭莊門下客
報恩應擬在何年

送吳仁卿南歸因附家信

獻策名成出帝鄉，高才不愧漢賢良。
趨庭綵服生春色，過里儒冠帶御香。
粵社交游空歲月，燕臺去任各烟霜。
寒梅欲發聊持贈，消息憑君寄八行。

寄同年卓見可時卓宰新昌

薊門一別愴驪歌，天姥峯南茂宰過。
邑裏花香當晝遠，琴邊山色入秋多。
蜚聲早重明珠價，抱病慙同片玉科。
爲問舊時王謝郡，風流文藻近如何。

送鄭和仲之任廣德

公車待詔幾經秋，桐汭今乘五馬遊。
烽火頻年堪涕淚，循良此日慰誅求。
山連白石橫朝靄，溪下丹陽急暝流。
如此風光殊不惡，相思吾倚仲宣樓。

春日病起得家書悵然有感

花柳宮槐生曉烟，起看佳節倍堪憐。
天涯尺素經殘臘，客裏分陰似小年。
愁病可堪歸雁後，春心空負落花前。
西山爽氣朝來好，擬把琴尊眺

遠天

送同年張子畏使代

使星遙指晉陽城，曉度郊原鐵騎迎。
狐塞天低橫殺氣，雁山秋早動邊聲。
書生倚劍心徒切，諸將揮戈意未平。
若過北堂稱慶罷，還將籌策獻承明。

征馬長嘶起朔風，獨憐平子思無窮。
烟塵正值蕭條候，世事空歸感慨中。
雲暗故關聽斷角，日沉殘壘見孤鴻。
懸知弔古經行處，好問當年李

牧劫

秋日謁陵眺望

清秋霜露肅祠官。帝里山川此鬱盤。上谷風塵
通大漠。居庸紫翠落層巒。七陵松掩金鋪暝。萬
壑中流玉殿寒。香霧濛濛候靈蹕。星辰還仰太
微看。

輦道松楸玉露晞。鬼神肅穆儼旌旗。鼎湖寂寂
龍時下。銀海冥冥雁不飛。中國地形當塞險。單
于秋色入關微。千年雄殿雄燕嶠。九廟精靈護

漢畿

送羅山甫還潤州

羅舍長笑出燕都負笈空藏五岳圖搔首風塵
悲燕雀浪遊詩卷滿江湖人憐玉樹秋雲遠家
對金陵海月孤爲問戴顓棲隱處烟霞還似昔
年無

五月五日雷雨時于鱗子與子相元美過
訪其賦

臥病長安愁毒熱雨來爽氣滿乾坤西山雷過

蛟龍鬪北極。雲垂海岳昏。萬里鄉心還促膝。百年風物謾開樽。絲絲艾葉隨時俗。彈劒酣歌愴客魂。

聞董原漢臥病作此訊之

春來愁緒日冥冥。燕嶠風光自艸亭。入塞戰塵天外黑。隔城山色雨中青。驅馳歲月憐同病。骯髒江湖笑獨醒。南北亂離災不細。漢家誰問董生經。

送文子還吳

湖海蕭條劍氣孤。吟邊白髮歲華徂。馬卿四壁
愁酤酒。張翰三江擬釣鱸。月下潮聲過。建業雨
中秋。色上姑蘇掛冠余。亦滄洲去。遲爾烟霞倒
玉壺。

送胡比部文徵之留都

西都詞賦見才豪。此日風塵攬佩刀。吳楚地當
瓜步折。東南山擁秣陵高。潮邊春艸吟騷客。城
上秋雲對法曹。六代繁華應涕淚。况堪天地戰
爭勞。

秋夜與謝山人茂秦

永夜風林怒未平，不眠烏鵲自多驚。
清霜滿樹禁鐘斷，缺月低空鄰杵鳴。
燕趙浪遊今日意，乾坤長笑古人情。
黃塵鬱鬱俱無賴，擬共漁樵過此生。

張掖門送座主朱公旅櫬還歸德

丹旆遙馳睢水濱，都門慟哭起行塵。
乾坤尚想凌雲賦，烽火空傷報國身。
季子劒留悲異日，中郎書在與何人。
南湖烟水秋應慘，不過西州亦

愴神

病中于鱗子與子相元美過訪得寒字

青尊病裏罄交歡。况復風塵旅思寬。天地祇憐
詞客在。鶯花懶逐世人看。邊關鼓角春聲慘。官
闕星河夜色寒。牢落他年垂釣者。白雲猶自憶
琅玕。

送周一之出塞

薊門蕭瑟雁鴻秋。王粲從軍事遠遊。俠客臨歧
贈七首。故人把袂問刀頭。龍沙旌閃胡塵斷。鹿

塞笳鳴漢月流搔首乾坤俱涕淚古來國士幾
封侯

九日文德承吳子充二山人過訪

燕臺佳節遇重陽詞客經過共舉觴魏代風流
頌菊葢漢家故事佩萸囊空瞻沆瀣金莖上漫
接烟雲石闕旁不用登臨頻悵望暮天鳴雁自
成行

送崔同年掌教建昌

獨騎疋馬出風埃盡道儒官得異才星渚月當

鳴瑟處匡山雲繞讀書臺
珪璋早爲明時用
桃李還從暇日栽
莫道青氈長寂寞
石梁飛瀑好徘徊

寄黎惟敬

故人家傍青山曲
千樹梅花數畝池
愧我昔爲三徑客
憶君今賦四愁詩
旅窓月照焚香處
水閣風清染翰時
兩地幽懷不同賞
朝簪空自負歸期

晚泊小金山禪寺

梵王寶殿鬱重重萬疊烟花繞鷲峰珠樹獨棲
玄圃鶴瑤壇長起法池龍繡櫺虛映江光入感
謁真看野蘚封直北彤雲瞻望迥江湖何用歎
萍蹤

蘭汀存藁卷之五

桂林乾涸梁有譽著

暮春病中述懷

花落長安春事過側身天地甲兵多
馬卿消渴空成賦阮籍猖狂獨放歌
病起春風吹髣髴酒醒寒月上關河
憑欄却憶十年事長嘯誰持返日戈

萬方雲氣護蓬萊春色蒼茫紫極開
天濶高臺招駿去風生大漠射鵬來
明時病益江湖思佳

銷愁深鼓角哀堪笑腐儒通籍晚難危心折請
纓才

頻年烽火滯天涯隱几蕭條感物華萬里春衣
空過雁千邨寒食自飛花人間設憶衝星劔海
上虛疑貫月槎自惜不才成傲吏一辭神武卽
烟霞

舍香朝退每從容一眺乾坤極漢封三輔地形
通王氣五陵春色入邊烽西南戰檄何時息吳
楚軍儲此日供病憶羅浮塵夢裏斷雲晴掛海

門松

送潘尚書改調南京

曾向東山起謝公，自憐籌策幾人同。
清時心跡行藏裏，白首詩篇感慨中。
曳履漢庭虛夜月，鳴珂江左自秋風。
懸知銅柱銘勳後，天畔還看劍氣雄。

送同年沈儀曹之任留都

清秋分袂重躊躇，客裏那堪更索居。
薊北風塵嗟對酒，江南鴻雁已傳書。
片雲孤月三山外，裘

艸寒原未代餘到日休文應吊古閒成八詠意
何如

少峯草堂卷爲商中丞作

江上孤峯紫翠深百年天地幾登臨秋來雨送
三湘色日落雲垂七澤陰橘樹素封非俗累桂
叢招隱見幽心勳名豈負烟霞約蘭佩空傷楚
客吟

豫章遇時睿夫人時奉使茲地

岐路蒼茫驚把袂問余何事楚天來倦遊客似

相如病奉使人疑博望才海內風烟虛倚劔江
中秋色獨登臺滄洲後夜瞻銀漢縹緲僊槎北
斗迴

王元美席上賦得懷羅浮得餘字

縹緲丹梯萬仞餘風塵回首列僊居石樓積翠
臨滄海鐵柱飛泉落紫虛鸞鶴凌霞時自度松
苓滿地日堪鋤何當歸訪葛洪去四百峯頭好
結廬

感秋

續訂存錄卷之五
三
一望關河夕照孤商聲蕭瑟起平蕪漢畿四塞
稱天府周室千年紀瑞符承露金莖凌縹緲迎
風琳觀倚虛無悲歌感慨人何在莫向時平說
霸圖

玉露團團凋紫蘭風塵空歎別離難美人挾瑟
歲云暮客子當歌月正寒塞北千金求駿裏越
南萬里貢琅玕夔龍勳業還今日搔首雲天愧
羽翰

江湖此日復何如謾向天南賦卜居京國念歸

懷陸楠鄉園行樂想潘輿候蟲聲起燈花落社
燕巢空木葉疎一出碧山秋已晚慙隨時哲待
公車

碧紋冰簟正宜秋臥看銀河淨欲流鳩鵲觀前
清露滴盧龍塞下暮雲稠臨風長想蘇門嘯多
病徒懷杞國憂諸弟故園應北望相思知上海
邊樓

佳節聊登郭隗臺長空澹澹鳥飛來客衣未授
寒砧急羽檄遙傳暮角哀樹色依微臨睥睨雲

光浮動近蓬萊可堪多難當搖落却憶東籬菊
又開

薊北風烟驚壯心感時應覺二毛侵功名共羨
虞卿璧世事徒憐季子金戰後關山生暝色雨
餘城闕澹秋陰卽看節候堪盃酒徒倚聊爲越
客吟

秋去和同年胡伯賢

河漢迢迢天宇開靜聞靈籟起高臺千峯涼雨
窓前急萬壑驚濤樹杪來燕塞乍飄清角斷漢

官時動暮砧
哀思鄉越客
情偏切中夜披衣聽
幾回

中秋前一夕雨過黎惟敬山房

青山聞寂偶尋君
斗酒哀歌思不羣
天上陰晴渾莫定
人間弦管轉愁聞
梧桐聲急千家雨
巖壑寒生四壁雲
明月圓誰共看
露荷風竹對秋分

山館秋日陳公載黎惟敬二子過訪

高秋岳色翠嶙峋
搔首雲天眺望新
詞客共題

青玉案浮名空愧白綸巾
卽愁魍魅窺人過
況復風煙墮淚頻
莫向西風感搖落
濁醪相過任吾真

五仙觀眺望

歲晏琴尊聊縱賞
況逢高閣俯長川
孤城海氣
霾寒日萬壑鐘聲出
暝烟遼鶴歸來空
異代石羊化去不知年
滄桑自古何須問
腸斷江湖落雁前

秋夜

瑟瑟西風吹衆芳多情宋玉自悲傷誰家笛弄
千山月半夜烏啼萬樹霜豈有勳名思汗竹敢
將詞賦擬長楊憑闌一笑秋將晚白石清泉興
不忘

登黎氏山樓

樓前山氣日氛氲偶爲看山一訪君下榻微風
吹石壁當歌明月出江雲斷鴻遠向沙頭落孤
磬低從樹杪聞祗道避喧非避世他時休勒雅
圭文

苔逕雲泉松十尋風迴衆壑自龍吟謝家羣從
多詩興蘇嶺高人發笑音樹色夾城春雨暗江
光吞薜夕陽沉生涯萃歲渾疎豁望逐金莖使
不禁

翠微丹壑倚疎楹散帙焚香豈世情吟罷獨看
河岳色客來同聽桂松聲三春簾捲城雲入半
夜窓臨海日明擬把釣竿終遠去卽憑高閣瞰

東瀛

初夏與陳公載黎惟敬惟和梁思伯遊北

郭諸山

性癖甘從猿鳥羣，出郊風物謾紛紛。
邛前花逐諸溪水，雨後人耕滿壑雲。
桂樹幾同騷客賦，松蘿遙自野僧分。
共期結屋開青壁，爲愛流泉盡歲聞。

登白雲山頂

報道春光出郭殘，謾攜樽酒上層巒。
澗泉雜雨鳴山閣，空翠因風濕客冠。
陰壑冥冥宵見日，長松落落夏生寒。
誰知一別含香署，遮莫青峰獨

耐看

石梁天畔駕晴霓。况復風光且杖藜。春鶯樹迷
秦嶺北。夕陽山滿漢臺西。數龕荒蘚諸僧散。一
徑飛花獨鳥啼。莫向塵寰嗟白髮。好從靈嶠問
丹梯。

野客尋幽春暮來。懸厓曲磴斷氛埃。天橫五嶺
空青出。日射重溟素練開。陰井尚聞龍化去。古
壇不見鶴飛迴。浮雲滿目殊無定。莫厭登臨數
舉杯。

安期巖

東南紫氣動江關，玉鳥飄飄遂不還。
謾憶鶴歸華表柱，更傳僊在沃焦山。
松梢花落禽啣去，石上芝生客到扳。
今古蒼茫俱莫問，何如散髮弄潺湲。

山館燕集憶梁彥國仲登二山人作此招
之

憶賦思玄意獨深，山川蕭瑟幾登臨。
百年祗合持螯醉，萬事何妨擁鼻吟。
海上斷雲秋漠漠，天

邊落木歲陰陰稽山廬岳風流遠此日詞人可
其尋

門巷蕭條轍迹迴病餘空愧艸玄才竹林已喜
羣賢集蘿逕還期二仲來寒日隱山孤磬起殘
霞臨水暮鴻哀江邊歲晚梅花發應對幽香數
舉杯

暮秋登鎮海樓

丹梯裊裊虛無裏下界遙看紫翠重星斗暮懸
溟海樹烟霞秋斷越山鐘盃前風景非秦代鴻

外關河盡漢封搔首白雲應可掇誰騎黃鶴躡
仙蹤

寄宗吏部子相

野館西風叢桂開天長猶阻朔鴻來憂時應念
山公啓作賦空慚水部才一臥烟霞違漢署幾
看烽火望燕臺清秋河嶽堪藜杖莫動江南庾
信哀

九日寄大崙衡南二山人

抱病獨吟霜樹根亂餘風物倍驚魂清秋遠道

蘇東坡詩集卷之三
豺狼過落日浮雲海岳昏
食菊可堪騷客怨佩
萸猶憶漢宮恩
滄江歲晏清楓冷
烟艇魚竿許
其論

一別高樓烟月空
可憐尺素滯孤鴻
潮平人隔
秋雲外
日落山明海氣中
三徑蕭條應自往
五噫感慨復誰同
重陽獨酌真無賴
愁絕高臺落帽風

送盧郎中少明之京

朔風吹雁過江皋
送客悲秋且濁醪
抱病已拚

滄海鈞含香猶憶白雲曹
西京露滴金莖冷
北極星垂綵仗高
到日故交如問訊
爲言仲蔚自蓬蒿

壬子長至

曾侍朱衣獻履辰
驚看此日物華新
中原天地猶寒色
南國山川自戰塵
鴻雁塞遙恒避臘
柳梅谷煖暗生春
斲苓采藥原吾分
一醉江樓笑此身

歐楨伯貽桂樹

嶺嶠空傳八桂林
汝多雙幹自丹岑
高枝寒拂星榆影
側葉晴分若水陰
僊客偶從廬岳遇
詞人謾向小山尋
何如歲晚幽窓下
金粟香飄對苦吟

寄南昌尹張鴻與

西山秋色鬱嵯峨
茂宰時停白玉珂
南國梯航催貢賦
中原天地憶提戈
鳴琴此日人應頌
下管當年事若何
滿目秋風送征雁
暮天回首一

七言排律

送同年劉朝宗之任瑞安

日出城烏啼不休，長安客子苦難留。
寒烟滿路轉征蓋，衰草連天生別愁。
共道風塵辭北極，獨憐山水得東甌。
飛雲渡口千家樹，梅雨潭邊百丈流。
海氣蒸人長似夏，山光依郭迥宜秋。
晝閒鳥影下廳事，夜靜潮聲到縣樓。
羨爾花前飛鳥去，與誰峯際抱琴遊。
蒼生貢賦嗟方劇，赤縣循良看獨優。
燕越迢迢相憶否，天涯遙望白雲浮。

寄贈許解元殿卿

聞道清標東郡奇，
李生倜儻共襟期。
論交早逐牛醫子，
作賦寧要狗監知。
歸臥岱宗霞起處，
獨觀滄海日生時。
條然自惜雲鴻羽，
去矣誰憐霧豹姿。
天路駢驅終蹀躞，
丘樊蘿薜且棲遲。
折麻此日心徒切，
汗竹他年事莫宜。
搔首關河增悵望，
側身天地笑支離。
任公亦有垂綸興，
楊子空嗟執戟疲。
擬把仙山尋玉液，
謾從京國憶瑤枝。
鵲湖燕嶠成修阻，
感慨長吟梁父詞。

送王中丞出鎮山東

憶昔乘驄出漢畿，急難才籍九重知。
來節領襟喉，地塞上功高保障時。
詔下雲霄移斧鉞，霜飛海岱佇旌旗。
自憐籌國身非遠，人羨憂時鬢未衰。
日落北庭仍戰戟，烽傳東郡更瘡痍。
轅門月下軍書動，憲府秋深戍角悲。
獨倚青萍湛滌淚，坐揮白羽繫安危。
懸知長嘯烟塵靜，公望于今合鼎彝。

寄吳舍人明卿

故園伏枕感居諸楚粵相思萬里餘尺素不傳
衡岳雁寸心空念武昌魚才高宋玉還成賦價
重荆金只較書落日浮雲聊望遠秋花春艸倍
愁余東方待詔官仍拙北海開尊歲不虛驥首
雲霄懷諫獵側身江島願爲漁祗憐後會形容
老轉媿前賢德業踈郎署昔時堪浪迹干戈何
地可安居忘憂豈有中山酒抱病長乘下澤車
知己相逢如問訊朱明洞口一茅廬

五言絕句

東林寺前作

山色斜依寺江流曲抱村時有山僧出殘陽獨
掩門

寒日照流水晚風吹古樹遙聽暮鐘聲依依度
江去

期友人不至

寂寞蓬蒿者誰能載酒過眼看花落盡蝶夢繞
烟蘿

月色射西壁林鳥棲不定窓間人獨眠葉滿青

苔逕

秋夜雨中過黎氏山房

以唐人雨中山菓
落燈下舛蟲鳴爲

韻

偃蹇復何爲把經倚庭樹忽驚山鳥喧登樓看

秋雨

如何落塵網歲歲感秋風偶共息心侶徘徊一

壑中

竹逕通松塢幽人自往還焚香寂無語落葉滿

空山

薦蕭嘉樹林霜來還結菓每避山猿窺時向窗
前墮

忽憶還家時俯仰空成昨有酒當共持黃華開
且落

雲端發清磬松裏耿疎燈欲識心中事還應出
世僧

步屨越臺上誅茆越臺下越王復何在松風自
蕭灑

浪遊不得意豈似羅浮好君乎能相從荷鋤種

朱炳

風枝翻夜鵲露井響秋蟲
安知灌園者不與漢陰同

瑤琴不復理空餘山水情
棄置石床上風來時一鳴

七言絕句

北山訪梁思伯諸子不遇

竹塢無塵日已曛
數聲啼鳥隔花聞
平蕪一望涼風起
吹落江城萬樹雲

此日相期汗漫遊，獨尋猿鶴北山頭。
池塘花落無人管，空鎖蟬聲一院秋。

越江曲

柳絲長繫木蘭船，別浦風光莫浪傳。
貼水新荷空蕩漾，露珠終日不成圓。

橫塘風起送新涼，蒲葉拍波江水長。
莫道春歸花落盡，中流還有杜蘅香。

新裁白苧惜嬌嬈，向晚相將度畫橋。
碧水溶溶山宛宛，年華多在此中消。

閨情

萬里關山無盡期
年光春色使人悲
柳花只似
悠悠揚揚夢日逐東風少住時

蘭汀存藁卷之六

梁有譽著

序

送吳仁卿之樂安序

余得交仁卿蓋始庚戌春云余與故人李君少
熙方受薦上第共居僦舍中有客短褐逐欵段
操越音抵門時余二人辭家去吾黨諧故人久
矣蒼頭訝客子來而李君則顧視驚曰仁卿可
從過我得無道塗苦乎爲解裝延致舍中益李

君雅善仁卿也而仁卿是時以州茂材歲薦上
之太宗伯試闕下得待詔公車先是余與李君
出入輒接席並銜二人相得甚歡至是仁卿來
故又曰與仁卿狎余二人嘗縱論古昔國士瑰
琦之徒及閱覽博物君子而歎輓近世亡豪也
仁卿輒從旁品覆裁量更歷題拂不廢罔牽席
上腐議於躡躡叩角之遇輒纏纏致意焉余心
以李君固奇士所善客亦率奇如是以此又愈
益重仁卿頃之恩歸謂余二人曰余親老此身

未敢以久留也遂去去踰歲至是復來爲祿養
故會命下得邑博士往守官樂安余念今昔聚
散之情不能無感於仁卿云蓋士束髮綴學緇
以年歲罔不欲振羽厲翮頽頽取世資以効其
術然遇常希濶齒危首皓苦弗讐者恒衆發藻
含經而志失于弓車之招拂巾衽褐而羣卿鮮
揖客以故士寧蓬累而行憤悒以終厥身無論
鼎食卽簪裏公士亦俟河之清矣詎不悲夫或
未路涉祿而志不逮養抱生人之戚此士恒苦

子遇難如此仁卿雅負材雖偃蹇進取不能無
缺望然時方廢厲學官之路身受涓選爲弟子
師亦足以自効其能歲給俸錢供滑騰以爲滌
滄具是宜有慝志其遇不遇相去何如哉夫時
平則寵法度之士急則登倜儻之材今天下雖
號寧謐而盜賊間發自駟車庶長五大夫
而下日夕執掌懼溺於職業負主恩而博士弟
子顧日絃誦不輟樂有餘閒往歲余三人共處
時澗談雄聆豈諳宦業艱危將謂勳名可意氣

掀取自古身都卿相而業猥滅者舉碌碌耳及
今李君爲郎司徒錢穀諸握齷日折撓焦勞不
置余則備理官一切文罔懼不任俱懷詩素憂
仁卿獨領博士圖祿養去則余三人之遇又未
識孰爲軒輊也憶昔日之談徒豪舉哉今國
家急材而仁卿身爲型範羣諸生習誦俾自激
昂出而憤發其所爲攬澆濁而納之清冷淳朴
則其取重於世多矣仁卿又通儒達國體他日
所就業吾何足以知之也

送何大夫應充出守太平序

何君應充爲大司徒郎蓋六年矣職翊理邦計稱材而行誼潔修以故更數司徒卿咸喜郎得人頻年北構胡委天下財於薪墾外而恒懼不給每大議下司徒卿輒呼諸曹郎計而君率亢言炎炎中理諸偏指屢訕卽有所用費君則主筦籥惟謹亡闕出者司徒卿或呼君議出緡錢君據事盾用出已輒執筦籥畫曰計如是如是足矣以故司徒卿益嚴重之其意固已遠哉余

嘗過君詢國家故實暨當世務而君則獵縵正襟危坐告余曰余職劇曹負多矣往詔徵國賦逋負緡錢巨百萬民間亾疇贏息而外繇過更曾不厭隸覈絲綺空機杼而戰士家人子曾不得縮縷帛彼褊衣甘食何爲者吾曹非不深惟國計而力不能得之於時五土之物力屈矣而邊費無藝非 天子富黔萌意也余資固而猥操筦籥從事其代大匠斲哉以此益知君爲國深遠慮也會 命下以君往守西粵太平余意

君固願効之乎頃卽夔諸夷聚畜鳴而突馳阻
阨絀禍方隅飭毒螫歲束甲而趨之未息而乘
鈞創議以爲諸邊徼亡良吏正非縱則擾是以
因緣秧變不可稱諱誠得良長吏填拊可不兵
而耘也是以天子布大惠惟諸邊徼氓之恤
卜諸材有守者分列居郡俾先時圖弭詎希俗
吏抱司空城旦書治之乎太平固重寄哉何君
可以報稱德意建殊烈矣君聞之曰梁子得無
謾之也夫太平固炎州荒裔去京師萬里而誰

與居酸而誰與議也余竊祿來日夕所均茵伏
並銜漿者舉學士大夫游擬足而投迹猶懼俛
仰牴牾斯亦拙之効已今遠儕蠻夷君長卽壹
鬱誰可語者又烏能工乎恐負 主恩戾至亾
幾矣余曰不然日者君位不過執戟今擢以乘
軒榮矣有可以効之者吾聞諸夷之俗雕結而
侏儻據便利則恬嬉而羣不則持鉞爭憤簡朴
無約束不可以文罔致無雍容升降之節不重
卑庇纖媚之奉惟飲食起居是事不可以機詐

得顧其天性幅質獨可以長者之道化耳君材
識精詣無所不達而不爲表襮行固稱長者是
夷所急也拙於此者安知其不工於彼不然則
聖人所謂居夷者非耶夫古今懷獨行君子之
德者至衆矣卒骯髒無匹于世而世亦以此棄
之附離割榮者起家至霄煜其得失相懸若是
然能使世重于九鼎大呂者則在此而不在彼
也敦茂博習之士重事慎慮若朴矣而卒之節
立事就風猷足恃儼桃巧黠事轉圜應若華矣

而時卒由以壞非大雅哲士鮮不聞於大轍
所聞見而棄取失度也今君出守以殿荒域諸
夷使樂生不擾厥功亦不訾會有召君時矣自
昔賢名士罕及茲域又安得長者與治今蠻夷
君長嚮風慕義華輿負弩喁喁望君侯旦夕至
矣君過旗亭下當速發無忘榮丘逆旅人言哉

送錢舜臣出宰晉江序

自古賢豪士拔迹蒿藿未有不始困約而終震
耀傑立也夫士業已束髮學問身貧賤未遇又

不幸卒遭患難苦形焦思往往非人情所堪仰
天而痛荼毒雖志士不能無怨嗟矣然憂不極
則意念不深故摧挫堅忍餘紛華凋喪物理頓
鑒當是時形骸之外皆爲土梗豈復念富貴哉
幸一旦遇合其建立自殊於人人是以古人遇
禍患必自詭曰或者天開之乎誠非虛言也昔
翟方進辱于猥豕而卒踐相位韓安國病于田
甲而起家內史田仁任安困於家監而顯名漢
室古人由困辱而通顯若此者又可勝計哉今

聞錢君舜臣往從父徵君寓遼陽宗姻故舊棄
去之袒褐染糲土室編蓬以處常涕泣牛衣中
喟然歎曰吾終於此乎復念丈夫當有激昂以
立名於世是在我者寧能補沒絕塞以故日夜
讀書不輟坐臥嘗膽思雪父辱識者以此知錢
氏復興也不數年竟以棄繻入關取上第名以
致今日豈不謂賢豪士哉茲奉命往宰晉江余
視其貌冲然而不盈常有以自下者辨析世務
雖片言莫不舉正中理然猶有隱憂焉夫舜臣

才智明敏而宏度厚行衰然重於學士大夫間
固其得諸天性抑亦憂患砥礪之與夫厭梁肉
襲狐貉夏屋美侍悅心而便體若此者攬軸持
要辨口快耳自以爲悉天下事而天下庸夫亦
俯首信之而不疑及投以可欲則守敗攫以可
懼則情戚卒然遇事蓄縮憤眊不知所爲然後
天下羣然矻之亦已晚矣何者富貴宴安則志
溺而識昏也今當世士諷誦詩書守章句鉛槧
以希合世用者十恒八九流離顛沛轉徙衣食

而克自振立者百無一二由舜臣以前所處余固已知其勝於人遠矣由今所至余又安能究竟之耶夫處憂患而能立者有三難焉饑寒困辱志易頹抑此限於己也或志踔矣負雲蒸龍變意而終身不得攝尺寸之柄此由于天也又或志立而遇矣廼身遭濁世不能建述以發其所憤蓄茲古今人所難若居位臨下一官一職之事雖輻輳旁午然中材之士尚能勉之舜臣今昔所處其難易懸絕固不待智者而辨矣又

何憂乎令爲今天下事波委雲靡日異而不可
名狀然舉不出於昔日憂思之餘由昔日所籌
度策勵者而効之用無論郡邑卽上之據槐鼎
秉天下樞軸舉此矣語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
綆短者不可以汲深舜臣之所懷挾孰得而測
之乎大用固兆於昔日矣余於其行也因舉以
要諸後云

送汪伯陽出守慶陽序

汪君爲郎明習法理通當世務然不喜繁苛深

詆茲廩廩庶幾德禮長者之風矣以故數年稱
操法平爲人忼慨慕大節攻古文詞醞籍騷雅
寢淫乎魏晉之間然尤善持論余蓋與汪君同
舍云每論古豪雋奇節之人至有遇有不遇輒
頓足歎曰嗟乎丈夫生當龍蠖於世寧至終日
局趣俛首爲夫士策名通籍當明盛時不能有
所建述豈若効古循吏孳孳務民和倘委蛇蒲
伏以希幸苟合則七有暴足而逝耳寧詎能乎
夫寥廓之人常恨弗用用矣而非其地馭於繩

墨句臆纏結雖有奇亦安所表見若此類者甚衆也又可勝議哉誠有味乎其言也居無何慶陽之命且下或曰慶陽乃西北邊郡其人敢悍其土儉瘠而弗腴古羗戎雜處之區豈所以居汪君卽擢汪君弗樂也余曰非然夫汪君者豈薄慶陽哉昔汲黯出淮陽時曰棄逐爲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兩府高士例不爲主簿而孫寶則從舍甚悅二賢意指非相諄盤也蓋長孺心在納忠故以淮陽爲斥子嚴意在行志故以主簿

爲可注君何如古人使其志行卽荒逃僻陋不
慶陽數等吾知其樂也其志扼而不行卽據善
地攬要樞高車大蓋漿酒霍肉必不樂也况郡
守職在牧民今天下之民其窮阨愁苦無踰瀕
邊者日暮塵起枹鼓不絕民日惴惴卽室家必
自保其耕而獵者非創痍之餘則死之孤也
兼諸頑夫惡子亡命之徒負彊弩荷鋌戈者蠶
起郡國捕格不勝揆厥咎何由至牧民者良當
惻然深思寧不復以枉後惠文彈治之也慶陽

古北地去胡中不啻重許比諸郡尤爲難非得
文武才畧者烏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吾知汪君
必辨治此矣區區遠郡卽材未必克盡展然拊
循經略民賴以無恙則志亦足行未爲不遇矧
平時負奇氣不齷齪狗俗好茲遠守邊陲屏紛
華而茹孤寂益以砥礪厥操名聲當由此加隆
茂矣又奚不滿乎夫宋璞鼠腊而冒玉名齊紫
敗素而賈十倍古今悲之卽今之守名郡者衆
矣奚必遠過汪君而汪君廬得慶陽卽慶陽未

必陋蓋愈足以顯汪君爲人方今當寧求賢
思得才略安邊之臣而用之辟書屢下所徵錄
者率多試郡能吏豈有才如汪君而久遠去者
第趣就郡行當邵矣

送萬言卿宰長興序

余與言卿咸歸德朱先生所舉士時受尉薦者
二十二人而朱先生歎首賞言卿雅從言卿過
先生則曲席傳器出酒食笑語多所論列輒彌
月去也而先生則顧謂余曰生也東脩其行淵

度踴識頗善深湛思懷瑾程瑜同蒙世溫夔得
則爲不得則巖穴夫耳至論國士則無踰萬生
者乘時躍迹若神駒驚鳥之發道得勢益彰澤
流而名寵同符竹帛所載他日所就業萬多也
無何朱先生卒余與言卿相向歔歔殊愧筮車
之舉而孤知己之報復其俯首流涕者久之吾
徒二十二人時東西宦遊去在京師者裁六七
人今言卿復領宰出矣余守官比曹與言卿周
旋舍中共事最久剖心析肝相信余嘗辨究當

世務誦厥純懿旁指瑕類輒抵掌抗顏而談而
言卿不以余爲妄知余好持論也余上慕古人
蒐百氏書多所觀外家語而言卿不以余爲師
悖知余嗜僻也嘗屏居簡謁寡游從進醵歡囂
然負弗衣世網意願比蹤昔獨行士及山澤臞
所爲而言卿不以余爲異知余材下不適世用
也今言卿出且欲有所用其繼乎而余奉職無
狀臥病燕市中方請急就會休追憶疇昔朱先
生言又憮然自失矣夫物情無恒聚聚則必散

散而復合余所不憚於言卿者非別也實傷時
不易云天下健者豈其微哉舉持梁刺肥影纓
而隨游事觸率疆爭疾辨嘆喑以肆其鋒然要
之事實無當昔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也秦昭
王臨朝而歎以爲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
慮遠今天下攘攘沒於巧矣思慮之用更何地
乎雖政多君子弗及弊而可虞衆矣夫東南財
力西北兵力彼我異世更相待也而財力則數
千里輓之難疲而走致之率谷量而委諸胡則

二者不得不俱誦湖長興固財力區也其人足
智仰機利而食時有奇羨重爲邪急則椎剽健
許姦治今天下諸郡國大較然也下方罷極以
仁義望我時急則幾無噍類矣政毒乎歛役則
民有竭澤憂而生無伏藏政慘乎懷苛欺乎僮
伎則民有網罟憂而縱狼牧羊傳曰善者因之
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下者與
爭固不必用奇勝斯爛於理矣言卿材而直寧
慮從上掣旁撓之乎言卿曰天下多故卽躡躡

弛籛以游談術取卿相易耳天下隆盛足村主
臣卽負奇懷能會不得掌故郎吾徒驅下澤車
短褐入關卽結綬縮章出矣主恩授縣赤子與
理顧獨奈何不務燾恤哉

送張朝伯宰長泰序

天下晏然靡金革事卽膏壤沃野區其人饒用
無些窳憂人富而仁義附焉長吏亦易治天下
稍興事固不若山谷齊民多藏蓋云頃者爲擊
胡故縣官發銅虎符徵九塞兵大司徒抑首竊

慮以爲壯士在軍陷堅拉強走死地如驚其實
爲財用耳今天子方事滅胡而重糈不給設
一旦貽下駟飼秣憂非主臣之罪也夫顧孰有
急義捐產爲我助邊者哉於是上書言之走諸
使者偏徵郡國賦輜軒旁午於道幸懸格而胥
之入蓋爲實塞深遠計以故江淮間行齋居送
軍儲飛輓不絕不中呈吏輒致法焉爲長吏牧
民者亦咸以法斂致之稍後卽懼抵廢格臯譬
奉漏甕沃焦釜詎暇與之休息乎嗟乎是亦足

悲矣唯山谷僻下邑俗產瘠陋織嗇出無羨也
又鮮豪舉高訾之徒賦入易完督責不及其所
民業已無恐矣卽長吏易爲德長泰固山谷僻
下邑治在得吏毋他撓也今朝伯方縮印綬就
理之然得無有牛鼎之意乎余視其出無黜忽
肆意念深矣昔余先大夫奉命按汀漳事蓋亦
四年所大抵漳諸邑率控山徃海外與島夷接
余嘗聞之先大夫云其民齷齪雕悍少慮閭巷
語稍侵卽盛氣相刺訐構也鉏擾棘矜沒叢莽

中爲盜孽屢人子豪者卽航海就夷矣先大夫
喟然思與更始於是羣盜根逐踵係弭矣距今
十數年邑長老當有能言其事者回憶先大夫
視茲土時余尚弁髦會幾何時而犬馬之齒冉
冉至矣今幸與朝伯同舉于時而朝伯復爲茲
土尹余也浮沉卽署懼修名之不立而先烈將闇
然弗章感今悼往又不能不重予之悲也夫深
慮知化之士不悖時而沒勳余與朝伯身遭隆
盛當共策勵以時樹功名第余材劣又故倦遊

朝伯朴茂敦行中恢弘而積智由此以至槐鼎
無足難者今諸郡國網密不勝姦偽萌起
上方嚮用循良時朝伯當不以僻下邑薄之不爲
也昔西門豹治鄴投巫老諸人于河而惡俗頓
革當時不以爲暴楚俗尚庫車而叔敖請高其
榭國人遂不庫車夫西門豹不喻而殺之俗以
變叔敖不令而頌其自爲俗亦變非叔敖仁而
豹驚戾也蓋俗可亟易當以能勝卽亡惑可機
動則擾之而不擾得失之林所以自鏡也輓近

世士急者治務敢行少醞藉效蒼鷹擊緩者又
惛惛寢以廢耗矣要之咸不軌于道故聲施不
遠語曰蘭根白芷漸之滲中在慎之哉在慎之
哉

蘭汀存藁卷之七

桂林乾涪梁有譽著

序

送武懋兼南歸序

歲庚戌武子懋兼來燕將奏技大司馬是歲虜
有桀心邊庭失兩將軍秋突犯畿輔踰月廼稍
稍遯去時余與懋兼相見燕市舍中勞苦如生
平曰若知大慮乎四野風起羽檄交動能者封
侯矣懋兼曰然壯士不能越烏盞涉狐奴奪陰

山使

過吳亦當砥劒累絃摧勁逐北以潔

清內地詎可闔戶憑闕延望裁如嬰兒余心壯
其言以爲才氣無雙也會以不中格罷歸踰年
復來燕以繼厥先世官故復與余相見燕市舍
中曰父也世籍國恩至文身幸不隕厥緒復守
其先人官茲命而歸願有所聞於子余曰嗟
乎士非用之難亦才之難也夫劇孟一布衣俠
耳天下騷動時至使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今
天下武力之臣縮符擁騎仰給縣官者豈少乎

卽使長戟起于莽澤烽塵駭乎方隅而彼已將
率得與不得孰爲輕重哉則信乎才之難也方
警時未聞有抱咫尺之義援枹鼓而捐軀者
幸今 憚威請好假主客通關市給遺我亦關
市不絕以中之是徼一時之權實偏指不參非
決筭深遠亾慮識者謂胡性難常卽使以徑路
刀金留犁撓酒飲血而誓猶難保其約束矧欲
以繒帛繫其志不變乎以故今日築塞徼起亭
隧習大黃射修武剛車是豈一日忘 哉方推

轂豪英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將欲快心於狼
罽之北者重迹颯馳君負才氣又固將種也先
人數戰海上有功當以此時邀奇勳以震耀前
烈宜無競雄長寧效選奕輩累時投老嶺海間
耶昔李將軍悛悛如鄙人耳與人居卽畫地爲
陣射濶狹以飲專以射爲戲率其顯也亦以射
今世士喋喋佔佔將固何當其戲也直穿域蹋
鞠恣睢杯酒間豈若李將軍時事其功之不侔
古人又奚怪乎夫邊庭之士日漚酪一進身敗

毒極矣至不得一命沒齒草野者什九與籍先
世資坐領階■安寵者奚啻秦越相遼也卽論
捐軀許國當不在邊庭士後君才固國士兩至
燕中睹時專當有以慨于心者要以余爲知言
也歸而以此告諸嶺海之士亦必有激昂許國
隨君而起者乎余於懋兼之行也卜之

賀從化呂令尹旌獎序

往歲江右尹大夫以守臣奉命至廣理郡國

版藉事於是下令諸轄屬俾覈戶校賦罔或稽
事以報我守臣以獻于天府重申令也時從化
呂侯奉令惟謹首報成緒尹大夫則移檄旌侯
之能邑士民咸曰懿哉我侯未嘗怒而民不犯
未嘗察而吏不欺戶口田賦其數核其區分等
列公而明使山谷編氓得以甘食其土之有以
盡其齒非侯之賜也耶其里魁書史走告諸梁
子曰夫爲政莫先於得民已得民則田日以墾
賦日以增繇是庶功可興而王教可覩也昔先

王之制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有大司徒愛邦國之比要矣而又有比長黨正鄧長鄙師之設有小司徒均土地以稽人民而周知其數而又有鄉大夫遂大夫載師閭師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書其版而獻其數于王何其惇悉備至也故其時在上者孳孳務民休養而不恃法以市其權爲民者亦不以上爲厲而安其田里無欺罔之心至漢氏雖隳古制而郡邑猶有循良以拊循其民故其田賦之入

亦足以爲徵需供億之事而民無怨憊下是則
法制亡而循良鮮雖版籍有定額而姦罔不勝
矣故有土斷之令有輸籍之法有九戶之制官
置校籍罪至謫戍諸法罔繁苛不可枚舉而其
弊愈不可救悲夫綜覈版籍則有改竄詭移巧
換隱冒之弊民生之豐約物力之低昂莫得其
實而賦役不均富者谷量馬牛連騎擊鍾而貧
者爲溝中之瘠土著者失所而流寄作者繁夥
至或以戶口增損爲長吏殿最則有析戶分產

以張虛數其故何也其始則由於校版籍時而
上下緣以爲奸貧者產亡而富稅存富者操其
贏以市於上而賦稅約於產不均之害日薄歲
削而公私俱困其甚也則貧者轉徙顛踣而莫
之恤雖有高貲之徒恨不潛匿山谷日虞懷璧
之爲罪枵然忘其樂生之願而有讐上之心豈
不痛哉我國家立法爲民比隆先王至於版籍
則十年一較覈之以得其盈縮貧富之實而賦
役由以出諸長吏奉行德意拊楮元元無有昔

人之弊第法久蠹生而僻壤窮荒之民廼不幸
有歎息愁苦之聲者余嘗聞之長老吾廣徃數
十年最號樂土踵千里者不累糧長子孫者不
知兵比年則生產寢以衰耗殫其土之出竭其
廬之入而不足以爲公私之費民之安而存者
什一耳通衢大邑白晝椎剽甚者奪公藏而莫
敢誰何傳曰民不畏死不可懼以法豈今日謂
耶獨從化而最僻處土俗變獷爲朴法簡而上
下相安飲谷食力而又有仁長吏擾之蓋侯仁

明而剛敏以文雅飭吏治其革者必民之所否
其興者必民之所予朝夕拊循庇以衣食導以
禮義百度興而四民悅是以版籍之命不稽歲
時而諸弊釐革咸中厥理非侯之善政何以得
此時諸郡邑莫不苦歲荒也貧者委溝壑而富
者病攻奪有識之士沮然眙睩而已獨從化之
民不假上哺而竟內有衍食顧獨恬然以熙是
侯之德政不惟孚諸其民抑亦足以召致和氣
以庇厥赤子耶

姆訓後序

泰泉先生輯內則曲禮及列女傳諸書爲姆訓一卷渠堰隳括焚而比之擗摝融結離而同之粲然可睹已弟子有譽因請刻焉遂序諸未簡曰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賢妃助國君之政貞女隆家人之道自古記之蓋風俗之美惡國家之成敗于此焉肇可不慎與易之家人於初爻則曰閑有家悔亡夫閨門之內恩不容以掩義家黷而後教志變而後治則雖嚴亡益故能閑於

始則悔亡矣古者女師之設非所以閑其始耶
故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目不接靡曼
之色耳不入要妙之聲于時風化休和而聖人
刑于之化行於四海雖閭巷之間婦人女子咸
能誦述先王行蹈懿矩居家臨難無爽女貞亦
教之素也陵夷至于後世姆訓寢息而正家之
道缺焉不章逸樂驕奢遂至蒙昧訓典嗤鄙蚕
織蘭茝藁木漸之沔中何芳之存由是冶容薦
而女德凋矣潛蠹生而淑哲鮮矣聲伎陳而邪

僻作矣先王流風餘韻茂如也豈不痛哉先生
實爲此懼爰輯是書將使世人由古之道以正
家就厥懿德非苟然而已也夫昔賢之著述或
出于激憤或成于憂思非空言亾事實要之咸
有裨于世至後之散儒哢哢然肆其辭說以求
勝于天下使人厭其辨之險而忘其用故抗而
言之則病謬俯而言之則病傭殊盭古人之旨
先生行純聖則學窮道奧覃思六籍諸所著述
必求切于用以誨乎世之人若是書則不必自

爲論說據經傳箴史以爲鑒式遠紹前賢之意
近禪今日之風化實有感然不能自己者大雅
君子必有知其意之所繇起云

送同年沈惟順陞戶曹序

余嘗觀古今用世士大略覈吏治者缺華藻飾
華藻者病吏治二者恒相詆詬是器誠有極也
要之誠非中材之士所能兼已余同年沈君惟
順生平慨慷慕大節發憤學問察上世之務博
當今之政靡不究極指歸卽用之有殊効也暇

則操觚賦詠發豪逸奇氣又彬彬文藻矣往歲
同舉于京師時值北國警君以職事從諸曹吏
守嚴城日夕過余談時事殊憤激填膺不能自
已拊髀扼腕想古奇偉殉國之人相對幾泣下
余以此知重君而君亦不以衆人待我也頃之
奉命治南海余走送之長安陌中語君曰天
下病吏急而俗嗇吏急則奸軌滋有俗嗇則王
賦邊輸安所印炎方雖疏逃亦赤子也君懷國
家憂毋薄之哉君曰然至則明潔仁恕諸里聚

邑落拊之以恩而案不法以視好惡民大和輯
邑之供役盡釐前軌民又大喜亡疲費也茲方
頻年苦干戈之役利孔愈闢赭衣愈衆賴君和
惠黎庶得所仰命亾歎息愁苦之聲歲值大歉
田野煑木爲酪而肉食者舉憂惶君適以覲復
經略有方全活者甚衆又作憫饑以悼之文藻
蔚然而懇怛深衷備諳荼毒士民見之咸揮涕
歎曰仁人之言也是時君治南海蓋亦幾三載
矣居上者咸推轂之墜重任士民意中戀戀懼

君將舍去無何戶曹之命果下余以爲牧之與
郎殊任而職均夫牧之於民財也期殖之使息
郎之於民財也期用之使不竭然必用之者無
闕出斯殖之者無苛入今牧一邑者令也然責
非已專統以郡臣轄以藩憲而又有使者臺臣
儼然糾臨政各有出也而難乎其令哉奉一職
者郎也然權非已置巖廊主之大臣議之諸曹
雜以治之財各有出也而難乎其郎哉二者均
難於時而較中外之勢則令爲甚君善于令卽

郎隱畏也塞以北王臣負糶矢而趨而羽林
六郡良家子蹶張之士聚于廣武以望哺者不
少河以南王臣守飛輓以入而隄堰渠溜之役
無虛歲旱潦剽掠之苦不異郡君負經術政事
入而從巖廊之議後必有深長思以紓時急乎
功業繇此震耀昌大亾難已時張子吉高子擢
分佐茲邑治知士民之不驛於君也問言於余
余以爲漢嚴詔徵入當祖而歎曰吾哀潁川士
代到恐有僵仆者今君雖行寧能忘意邊氓乎

他日秉鈞持軸輔理致治納天下於太和又豈
特茲邑慶哉於是與張子高子持觴送君江城
君執袂指庾關北路視曰此走燕京道也幸毋
以久宦城仲產爲念當速起余謝不敏因書此
以別

贈守雷州郡大夫祁陽羅公序

余嘗覽古之賢人材士出典郡國號能於其官
者非尚恢奇挾術之行其要顓務長者之道與
民休息大約教民孝弟力田政平訟理而又春

夏督種藝秋冬課收歛榆雖畜牧之屬米鹽靡
密吏民見者咸語次尋繹可謂至誠恤人矣至
於猛獸徒述蠱蝗不入界反風滅火諸治有異
等之效則又見其至誠感天尤章章明驗者也
而論者多狃於習見諛聞以爲諸事率多溺於
矜誕不則史臣增飾以聳世耳目非有是故實
余竊悲之以今羅侯事觀之廼知古人不誣也
夫雷郡炎州之奧區氣侯災異多與中土殊絕
三面控海故比歲海患爲最嘉靖壬子海上颶

作波濤簸揚靡沸盪激海若嘯舞鯨駭獸嗥民
間廬落迹若掃人畜顛踏死者以萬數時有疾
霆挾兩電火四爍馳燎官署羅侯衣冠稽首不
旋踵火滅颶息民藉以存斯赫赫大災非侯之
德感則闔境爲魚鱉沒矣嗣是益勵修禳之德
布拊循之政哺息煦庇德洽生者窾原掩骼恩
及死者瀕海之壤隄防媿畝使不失作業以故
不逾歲而民頌有拾卣有取安其田里而無歎
息愁恨之心咸曰侯於我有德嗟乎異哉夫德

政不出於至誠者或可以釣名炫功於一時而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或可以誇詡於一事一物之寄而不可以回上天之怒視茲褊矣昔漢人於郡守異等者則特賜高車蓋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使如侯今日事又不知其何如爲表勸也夫中土多美政偏隅鮮良吏蓋車徹馬迹之地聲實易起故好能喜功之士將亦矯其心志以趣時名而况雅材乎至地之僻陋疏逖則善否難以章著在雅材且有怠志下是

將恣睢莫之誰何今天下莫不苦吏急也而窮
荒乃有虎冠之吏視民之疾苦遷徙若觀蟻之
移穴翫而不戚是以夫耕不食婦織不裳伊誰
之辜哉羅侯初至郡履四境歎曰我國家窮天
所覆極地所載皆赤子也矧茲禹跡所屆嶺嶠
之旁墜貢賦所入爲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
乃敢夷鄙之耶故其卓行美政視守中土者或
過之弭難澤物之德於茲益闕以著要之侯所
蘊畜泓涵演迤固鼎鉉材也他日入而攬天下

之軸據調變之任將俾卦氣順理五徵時序歲
無飄風暴雨霜雪早潦沈霾薄蝕凝寒酷燠獄
裂川決之變民無大疫毖瘡癘天札之苦物
無蝗蟲五穀果實不成蓬藿棘莠并興豺虎虫
豸縱橫之害罄股肱承化之職而納天下於太
和則豈直一方之慶而已吾於其今日之事信
之徐聞尹李子鑰樂其郡大夫之德政徵言紀
述以爲循良之表率惜余辭不足以華其事聊
綴次所聞見庶幾大雅君子或以余爲知言云

壽吾溪毋太夫人序

吾溪謝公以司徒郎出牧我郡奉其毋太夫人
于官舍中蓋郡當省會劇壤非仁有才者無補
於疏逃之困瘁而公則明察慈和直方以斷匡
失俗易民視鰲然有成驗焉稍隙則升堂上壽
以爲太夫人歡而太夫人者固賢明毋也知公
政和而民安之則大喜以故公益樂於政無內
顧憂始下車時屬惡歲饑饉疫癘窮吐氣索空
衿莽無所依公感動憂色晨出而視政漏下則

闔閭思其便安若經營乎家而拊摩厥子瞻恤
拯救大有恩貸微公幾不爲郡每退食太夫人
則問所活多寡卽以方略對太夫人則又大喜
爲之加食邦人士聞之咸曰我公生我矣然非
是毋安得是子歲八月不雨至于九月野田將
稿民嗷嗷懼如往歲公於是潔齋引咎焚香稽
首雨卽一晝夜至凡茲粒穗繫公之賜非耶農
怵于野商賈嗟歎于市學士大夫歌頌于官太
夫人聞之以爲汝能是余復何憂嗟乎懿哉夫

昔人有善於其官者而不違將親之憾往往緼于宵臆而聲于詩歌或其親賢智而其人之政不足以悅親之心二者恒病焉今吾溪公政大有聞也而朝夕滲瀼滑臆之奉得躬事于太夫人出坐郡堂施政申教孳孳務與民休息有父母之恩入侍高堂候承起居進退唯諾有人子之樂蓋終日欣如也其所以安樂夫親之耳目心志者自有道焉又不必極滋味聲色之樂如世俗之云已是月十九日爲太夫人誕辰郡人

士咸思所以稱壽效祝不勝惓惓孫子之私余
以爲魯人之頌僖公揚摧藻煥其詞燦然文矣
而其辭獨重於壽母蓋國人之所以願其君者
必上及于母而後盡其尊愛仰戴之意今郡守
駕駟車縮銅符出而與天子共理以土則國
以分則君也一政得則闔郡喜一政失則闔郡
戚公素仁明日夕視事與斯民同其憂今太夫
人之壽人又烏得不與公同其樂耶南海邑丞
張君吉至簿高君擢守公條職不敢蹉跌以爲

公有造於我於是順國人之心而謀所以爲太夫人壽者遂委余以文余謂吾溪公非獨其政事茂也儒術文雅踔然罕儷將入而博其施以壽天下豈直茲地沐浴膏澤耶太夫人將日益以愉樂顏怡而體穆壽祉固無疆已余不暇美言侈論聊綴所聞見者歸之其亦效魯人之頌也哉

蘭汀存藁卷之八

桂林乾涪梁有譽著

序行狀

贈袁伯熙序

昔鴟夷子皮雄略賢喆士業已謀吳霸越斷斷
留不可廼曰計然之策吾旣得志於國念欲施
諸家遂浮五湖老於陶朱十年之間三致千金
太史公著貨殖傳採爲稱首余嘗三復焉而知
子長之意遠也其言曰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

賢人勉焉賢人深謀廊廟守信狗節巖穴之士
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傷哉其言之
乎余因歎治生亦古賢智不廢蓋其術擇人任
時調盈虛奇羨有類於治故用則厚其國不用
則厚其家材等耳古材能士不顯効於時又率
多藏賈中是以坐里區謁舍而悛悛行若法度
士吾黨士有袁子瑀者家故高貲游燕侷儻蘊
識度計若術大類宛孔氏之雍容而尤樂與有
道之士爲膠膝雅從余游聞之其父伯熙君賢

者也。故其子亦賢而表子則告余曰：余父生歲七十矣，少壯揭重裝游吳會，江淮間躡燕臺，已復返粵，更二十餘年，率以是爲常。爲人篤孝友，行重誼，樂施設，取予然諾，慕載籍所紀豪雋人事，喜折節薦紳大夫，邂逅輒出橐中金爲食飲，歡然尤好購文詞，致輒藏所負笈中。雖珠璣犀玉不若也。以故薦紳大夫益樂與狎，晚倦遊有菟裘金牛山下，歲時伏臘，魚菽之祭，召諸故人，欣如也。而愈益樂善，不置。蓋生平所交率賢偉

入又多蹤跡奇勝故其氣豪晚益坦易不問家人產故其神內腴澤或問其游與處孰樂則曰放浪江海不足爲遠棲遲一壑不足爲狹乘軒鼎食福溢而憂隨據梧曳索形苦而志足吾知之而吾不爲若行委順肆志吾道蓋是也寧計其他嗟乎若伯熙不謂之有道者邪無論其大者卽揆厥所好異矣蓋世之嗜好無富貴匹然顧盼提挈餘忽不自知其逐飄風煨塵散去唯黃文含藻之徒流示亾極同金石不朽而梁肉

顧弗知尚之觀袁君雅崇德禮而所樂購致者
顧在此而不在彼識度不謂踔絕哉語曰十歲
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袁君享素封而高年
卽其子又賢所謂吉祥善事備之固其德足也
梁子曰余於袁君之事而有感焉昔漢之高貴
富人咸際天下周疏時故馬醫灑削皆用連騎
擊鍾及平準立京師幹權遍郡國而未業寢因
往袁君游敖時天下事稀濶得逸豫距今裁數
載吾不知爲何而袁君則固翛然隱矣而時亦

解有袁君父子比者袁君高年而足智要亦有
感於是茲袁子歸而稱爵於君前因謁余而系
之以辭

賀泉大夫林公序

余嘗從學士大夫遊詢國家故實稽設官之
制而知臺憲之臣重也蓋自公孤卿大夫下暨
于令丞諸秩輻輳綦布以成王治可謂纖悉備
矣然內有臺長僚屬以糾慝詔熒肅羣吏之政
外有憲臣職亦如之豈不謂重以要哉惟西川

林公秉憲於我粵肅而不急明而不劇寬仁而直方解燒除苛與斯民更始諸不法吏望風解綬民大和悅無論今日卽古之操法繩憲之臣亡愧已歲十月二日屆厥誕辰高明縣尹鄧子諳予俾詞以祝因得以問政於鄧子而鄧子則告予曰子實粵人顧獨不竟粵中事耶且而知公政略未詳也夫高肇者山海之奧區而僻逖陋荒之裔也勢所傾移古今懸絕已棲山汲谷巖洞無容之民變而爲盜閭巷飲食珣銚而

推車之俗變而爲詐火耕水耨谷量而野積之
田陸海珍錯之產變而爲旱潦爲耗匱凡吏土
者慮其盜也詐也旱潦而耗匱也持而更略之
稍亡效則曰斯固夷也吾不能使夷治也前執
憲者至則曰斯盜也詐也旱潦而耗匱也諸吏
回弗能治也傷哉維我林公始履境則太息曰
茲非正朔冠帶所及耶胡夷鄙之乃下令曰有
辨察於政潔清於貨者與吾共治否者去有懇
草屨毳驅狼而善牧者與吾共治否者去於是

羣吏莫不認認然改觀示焉則又下令於國中曰有弗衣食者葬無告者恤之其居賄而豪舉者弗宥有興善矯違者安田居者恤之其訐而盜者弗宥於是山谷齊民獲更生焉抱功修職之吏由是得以行其志而無蔽傷之憂公其有大造于斯土非耶余於是仰而歎俯而思若林公者亦猶行古之道也夫夫御之所得恣意於馬者擅轡策之制也使造父駕渴馬而過於圃池則御必敗是情有所急而轡策之威不行也

田連成窳天下之善鼓琴也使田鼓上成檝下
則不能成曲何也勢有所奪也今天下之政莫
病奪於勢分莫痛於威之不行公秉憲方隅慶
賞信罰出自一已敢從旁撓之乎而又懸法而
示之防厚德而移之化是權所必伸而威所必
行也吾聞德有所始政有所自起公早歲積學
邃畜遵聖哲之軌履仕郎署達國體不齷齪徇
時好也故出其緒餘莫不中乎翕闢之度而人
民咸宜有以哉夫德及人者天錫之福俾永年

公之福固無疆已他日入據鼎位德施覆天下
使天下之人稱黃髮蒼蔡之臣爲社稷重者獨
非公也耶鄧子唯唯而退請以是祝

贈安源廖君序

余嘗讀書至軒轅氏陰符曰觀天之道執天之
衡盡矣然後知古聖神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
天全則神全凶不藏焉亡不壽焉天六六紀節
九九制會所以誌日月之行也所以幹化生之
用也敷和升明備化審平靜順五運迭爲其司

是陰陽之徵兆而生殺之本始非耶生生形形
育于氣交之分而立于推化之宇能者養之順
陰陽以從其根而與萬物浮沉于生長之門識
五者之衡機是謂聖度是故方數五而五方之
變不可勝窮也色數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視
也聲數五而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味數五而
五味之變不可勝嗜也然天地大氣舉之亢否
澤燥游氣雜焉不無乖度人物大氣息之淫勝
鬱伏邪氣于焉不無詭常聖神憂之於是有培

護之法有攻伐之機邪也折其勝正也輔其劣而湯液熨毒鍼石按督之術行練精易形揲菟爪幕之效有以起劇澤朽而壽天下傳而至後代國工述之聞病之陽得其陰聞病之陰得其陽故有剛劑以從陽有柔劑以從陰知夫實而不能滿者形主之滿而不能實者氣主之形氣分而奇恆傳化之府別焉而神行乎其間矣因之以起度量懸權衡咸不過乎其物若和之劑晉大夫也謂可以醫及國家緩之視晉君也而

知其惟是亦通乎五者之故而思弗窒逮後世藥性方局之書日繁而據冊循方率妄投以異效弗察度于五者而陰陽外氣候忒矣故營氣不從不得其理矣衛氣散不得其管矣實者不知輸矣滿者不知調矣昧哉乎其術之流弊也安源廖君早歲浪迹嶺海諸方術罔不通中遇異人受禁方脉書明五者之理故能用乎陰陽水火之劑而以醫名人往問疾者切脉可以知其感受之候而期其生死毫髮爽究病之所

始而極其傳復之候以施其術而不膠於成法
故其治疾多奇效茲仲春老母得病諸醫袖手
觀望廖君曰是名痰隔中氣宛而水火離可奇
以伐其勝遂藥之下嗑而宛氣解旬餘就常是
君術之精有以安吾親也而余之德君實無涯
量因述素所論列者贈之世之論方術者要必
知所以重君云

雅約序

夫士以藏器爲雋交以定志爲尚然器非素養

剗秀藻然誼無資志非箴益則纒繼之盟靡貴
是以握瑜懷琰之士銜華佩實之英居則討素
綜續廣闢蓄之矩度會則鐫思抽緒繫砥礪之
弘致聲氣相投芳逾蘭蒨詞情儷美節諧球鏗
竹林播其清塵蓮社聳其逸軌雖寄托之興不
同放浪之懷靡一然併抗意區外怡神幽履靜
蹠紛馳而雅尚自若亦各明其志也自茲以降
作者不乏莫不淵岳其情麟鳳其采論胸懷則
曠而且真語製述則典而有矩結軫文藝之場

鳴輟藻繪之府斯迺名教之樂事而達士之風
猷也今我同朋訂茲嘉會匪以取適目前寔以
希蹤古昔操觚競業則務竭其肱篋之恒珍觸
感擣毫則各披其離黃之定品剖惑以示規瀝
衷以締好辟彼練青濯錦豈辭藍蓍之染猶斯
攻璞刻玉寧忘琢磨之功交必先誠會則以雅
庶幾公叔免私遊之譏而桓譚息閑闌之喻矣
夫文藝之於行業猶華纓之丹雘而靜姝之綺
縠也載選先民代作併皆雋傑蜚聲修翮未易

徑凌逸尾詎能驟踐然運精至則木雕自飛凝
神極則鳴蟬若綴狐腋豈一皮所溫雞跖必數
千斯飽誠能博覽而銳思時修而歲積或無厭
歟論者不知則以爲菌桂雖馨而非餌魚之用
都蔗雖甘而非作杖之需欲盡相藝業瘼精俗
好殊不知博文游藝聖所訓也情信辭巧明所
箴也握鼠璞者夏后之璜非所取寶魚目者隋
侯之璧非所識悲夫矧詞園共獵德圃齊驅友
道由此彌敦已志於焉愈植勵潛修之業則廣

覽之見倏卑際顯用之績則炳曜之采弗銀豈
特憐風月狎山水述懽娛敘宴遊而已哉如其
不然卑厥所嗜索處離羣諛聞寡見何取德業
之勸有垂載籍之紀倘情致有所屬而制述無
恒裁烟煤無知恣其點染管札不嘗任其揮灑
強欲角逐藝苑何異執枯條以誇於鄧林歛章
齋以鳴於洞野也嗟乎行素難持友道易替蔡
氏有言曰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夫薄
之可刺鄰於玉而斷之爲言傷於激斯古今所

以興嗟而賢智所爲致誚也。要之古之交者其
義正以則其滿冬以信夫正且則固已肇諸今
日而久與信尚當保於將來云爾。與茲盟者幸
毋忽。

處士梁君行狀

處士梁君敞者字漢伯太師文康公孫也。文康
公歷仕四朝勳德載國史傳。文康公有子八
人其第三子次鞏以廕爲中書舍人者實生處
士君云。君頴悟夙成稍長偉軀幹倜儻有大度。

識者奇之曰藏孫氏其有後乎九歲遭母喪哀
毀如成人甫十餘歲一日長跽白中書公曰兒
聞葬者藏也兒毋蚤棄世未有葬地奈何大人
不任勞勿深念兒請身往求之卽得善地兒可
稍慰亡恨語竟涕泗交頤中書公曰咄嗟堅子
足遣乎然竟從之於是君日走厓谷中雖寒暑
不避後竟得善地葬母何氏文康公年老上書
解相卽歸君滯伏迎道左見圖書滿載喜曰駭
願吾業此足矣橐中裝有無不問也文康公居

開喪約遇諸子過者給人馬酒食一歲中數往來謂處士君曰而當常從我非汝莫慰我目前也其寵愛之如此中書公病日侍湯藥朝夕不離速卒哭泣祭葬中禮蓋其天性然也異母弟求析產不能止則自取夫田廬器物之踊救者諸沃美悉歸諸弟文康公薨後十餘年家未有廟君慨然思曰余梁代有名德迄于大父位爲上相勳業顯庸天下莫不聞茲歲時伏臘禮薦于寢顧不及中人祭耶於是以狀聞諸當事者

竟得作廟廟成規度壯偉咸如其制會祭觀者
歎曰若今日廼稱相國廟也非厥孫啟寧能及
此乎又與族人約立祭田百畝先捐已所有以
倡諸族人則又莫不如約各捐所有爲祭田以
此人愈多君賢自文康公被朝寵所賜璽書聖
製無慮百數函特構樓藏之曰將使後世毋忘
國恩矣君爲人不齷齪然又善治家人生產井
井有理酒酣慷慨氣蓋曹偶閭巷人或謂君爲
狂生君曰我非狂生吾耻冠側注爲腐議者耳

諸聞巷有貧不能喪葬者卽助以貲以故閭巷
人又愈益服君晚涉獵書史遇會心處輒纂錄
諷誦欣如也籬下種黃華當九日與曹偶觴詠
飄然慕古高士達人風焉初號槐堂晚更自稱
爲澹然居士壬子冬病熱遂卒于家君生于正
德戊辰十一月十有二日卒于嘉靖壬子十二
月二十有九日享年四十有六嗚呼傷哉配熊
氏前進士季芳孫女也男三長紹曾巳酉舉于
鄉紹箕紹裘皆爲郡學弟子三子力學負材能

將大嚮用于時君可謂不死矣孫女一尚幼往
余與君之三子遊厚茲三子謂余曰君知吾父
非君孰表吾父行誼者因次其大致如此以俟
夫立言君子採焉



比部公詩跋

先曾叔祖比部公詩名起於明世宗朝與李于
鱗王元美諸先輩友善唱和燕京諸先輩評論
詳矣刷梨于世已久後以兵燹梨為殘缺先嚴
國博偕比部孫穎溪撫拾而梨其殘缺之餘今
篇是也復得傳之海內而不能湮沒矣先大夫
謂比部不特才重益以德重夫詩三百篇大抵
多出忠孝以比部在朝事君歸家養母忠孝兩

全惟忠孝可與天地悠久比部以忠孝之德英
邁之才今

聖

天子重文獻綵及我粵比部與焉比部詩不益
有光而並不朽乎時親家煉菴黃先生語章曰
君先世比部詩曹序擬以過于珠璣玳瑁非君
家之寶耶章唯唯敬而跋之

康熙二十四年重陽日姪孫道章謹識